

# 夢覺皆寓一《寓山注》 的園林詮釋系統

曹 淑 娟 \*

## 提 要

晚明造園風氣興盛，營構出可居可遊的人文活動空間，相關的書寫活動亦蓬勃展開。祁彪佳卜築寓山，並藉由書寫園記、詩文，詮釋寓山的景觀與意境，其中《寓山注》以一組園記的形式呈現，尤其饒具意味。首先它是園主自撰之文，最能緊密結合勝景的命名，說明園林的整體規劃、景象結構，與迴映主人生命的園林意境。其次它乃分景作記，猶如在遊園的動態序列中暫作駐足，使其在景象結構中的性質與關係得到專注的審視。其三諸記內容包括景象結構的梳理，園林意境的呈現，每每抒發主人的精神意態，居遊之人的應接之情從而得以舒展於文字之間。其四它為主人有意結集成書，有附錄、有評點，自成完整的結構，是晚明園主自撰園記最完整的典型。祁氏以自我為山水作注，建構寓山園林，再以文字書寫為此主體化之園林作注。

本文即試圖通過《寓山注》的文本解讀，分別從園記取數、命名取意、園林景

---

本文 90.9.28 收稿，90.11.1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象結構之導覽、園林主體意境之抒發等角度進行觀察，探訪祁氏藉由《寓山注》所可能賦與寓山園林的多重層次的意義。首先依據其歷年日記、《寓山注》、寓山圖，考知寓山得名勝景凡六十一處，作「寓山勝景施作年表」，進而以主人「家世受易」的背景，解說《寓山注》四十九篇園記之取數。其次說明園中諸景之命名，並抉發園林總名沿用舊稱之深意，歸結於以寓統攝夢覺之人生感懷。再次，從主人園林美感的開發、自然與人工的景象要素、途徑與掩映的景象導引，分析《寓山注》所鋪陳出的景象結構。最後，則從園林建制映照家族情感、漱石觀水體現主人情志、登高眺遠縱覽時空幻變，闡述主人生命意識所映覆的園林意境，寓山之山水遂不止是一片客觀的山水，而是為主人所內化了的客體性空間。

關鍵詞：寓山、《寓山注》、祁彪佳、園林結構、園林意境

# A Study of the Garden Hermeneutic System in “*Yushan Chu*”

Tsao Shu-chuan

##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trend of building garden was flourishing. The gardens were created as a livable, travelable, and human activities'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garden writing also grew prosperously. Chi Piaochia (祁彪佳) built Yushan ( 寓山) and interpreted Yushan's landscape and imagery by writing prose ( yuanji 園記) and poetry. *Yushan Chu* (《寓山注》), a set of Chi's prose, was specially meaningful. First of all, the prose was written by garden owner so they can combine closely with the naming of scenery to explain the garden's arrangements, scenic structure, and the garden imagery. Second, just like every stay in one's visiting garden, the prose was diversified by different scenery. By means of this, the property and relation of scenic structure got devoted gaze. Third, the prose revealed the scenic structure, garden imagery, and the owner's spirit. The feeling of the dweller or the visitor can be relieved by words. Forth, the prose was edited by the garden owner's intention. It has a complete structure with appendix and annotation. It is the very model of the garden owner's garden writ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i annotated himself on landscape, built Yushan garden, and then annotated the subjective garden by his garden writing.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alyze *Yushan Chu* from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view: the number of prose, the meaning of naming, the guide of scenic structure, and the expressing of garden imagery of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writing of Chi's *Yushan Chu* tried to look for Yushan garden's possible multi-meanings. First, according to Chi's diaries, *Yushan Chu*, and Yushan paintings, we learned that there are sixty-one scenes in Yushan, and I offered a chronology of Yushan scenery's building, interpreted the succession of Chi family's studying "Yi" (《易》), and then explained why the number was set in forty-nine in *Yushan Chu*. In addition, I also try to explain the naming of the garden views, why Yushan was named after the former one, and concluded that both dreaming and awakening in life were sojourn. Furthermore, I analyze the scenic structure in *Yushan Chu* by means of the essentials of scenery, and the scenic guide. At last, I expound the garden owner's sense of life concealed in the garden's imagery through the clan's feeling reflected in the garden's organization, the garden owner's mind developed by observing the scenery, an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hange of nature by climbing high. Finally, sojourned landscape was no longer objective scenery, but deeply internalized in the garden owner's subjective space.

**Key words** : Yushan, Yushan Chu, Chi Paochia, Garden structure, Garden imagery

# 夢覺皆寓—《寓山注》 的園林詮釋系統

曹 淑 娟

## 一、引言—為寓山作注

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發軔頗早，自秦漢上林宮苑樹立規模，歷經魏晉南北朝唐宋的社會經濟發展、族群結構變動、審美意識轉換，造園主由帝王逐漸向門閥貴族與文士大夫擴散，皇家園林、第宅園林、寺觀園林、名勝園林等園林類型漸次浮現，園林風格由模擬自然轉為再現自然、由賞玩美感客體趨向文人寄寓襟懷，已勾勒了古典園林藝術的主要美學型態<sup>①</sup>。

明承胡元，中期之後，造園活動復興，除北京名宦宅園，江南蘇州、南京、杭州、紹興一帶亦園林相望、雲蒸霞蔚。伴隨著造園活動的興盛，相關的書寫活動亦蓬勃展開，蓋園主構築園居，除了作為一種消費經濟型態<sup>②</sup>，同時也營造了一個可居可遊的人文活動空間。部份園林只供私人家居遊處，部份則採半開放狀態，提

---

① 有關中國古典園林藝術之發展歷史，可參見劉托：〈中國古代園林風格的暗轉與流變〉《美術研究》，1988年，第二期。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台北：中華書局，1993年1月）。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等。

② 明清雜記對此多有描述，甚而提出批判，如謝肇淛《五雜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范濂《雲間據目抄》、吳應箕《留都見聞錄》等。

供友朋乃至遊人遊賞。③「夫山水之秀，非有庭館臺榭以資宴遊登臨之樂，則不能以周覽其勝概。居室之華，非有文人秀士以處乎其間，則不能以鋪張其盛美。」④主人可以遊園息心，賓朋亦能窺景忘返，往往遊處之際，伴之以絲竹歌樂、圖畫吟詠，各種藝文活動異彩紛陳，共同塑造園林的文化性格。如沈周「構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⑤崑山顧仲瑛園苑號「玉山名勝」，一時名流，如柯丹丘、楊鐵崖、張貞居、倪雲林、鄭德明輩，樂與之遊處，諸名勝處，皆經諸公品題，編次為《玉山名勝集》。上海喬啟仁構西園，有紫芝堂、飛雲樓、香霞館、芙蓉池、梧桐館、玉宇臺、孤竹樓、梅花堂、崇蘭館諸勝處，凡客之以善吟至者，必相與酬唱，彙而成編，名《西園雅會集》。⑥文人名士相與過從，不止作為園林的附加價值，詩文歌詠，寫景記事，亦往往以群體唱和之創作，彰顯園主的精神意趣，以及遊園的審美經驗。可視為園林建構工程的一部份，園主每延續其構園熱情以從事之，發展到極致，可以與常態性的詩文社集相結合，如拂水巖下瞿元初之別墅，面湖有竹樹水石之勝，主人結交翟汝說、邵濂、顧雲鴻等秀出之士，「相與擺落俗慮，讀書歌詠其中，晴煙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天下」。⑦是以明人有關遊園詩詠、詩文集序、園林遊記等作甚夥。

祁彪佳的構築寓山園林與編寫《寓山注》正是奠基在如此蓬勃的園林活動風氣之上。

③ 明代園林的開放空間意涵可參見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台大歷史所博士論文, 1998年11月), 第一章第一節〈戶內與戶外之間——園林〉, 頁43-82。

④ 楊榮:《文敏集·西莊園詩序》(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 1973年), 卷14, 頁12上。

⑤ 《明史》(台北:鼎文書局, 1979年), 卷298, 列傳第186〈隱逸〉, 頁7630。

⑥ 上二例俱見何良俊:《何翰林集·西園雅會集序》(台北:中央圖書館據明原刊本重印, 1971年), 卷之12, 頁7下-10上。

⑦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瞿元初墓誌銘》, 卷55, 頁1373。

寓山在紹興城郊，紹興即古會稽、山陰之地，<sup>⑧</sup>所謂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晚明時築園之風亦一時興蔚。王思任〈名園詠序〉云：

越故海鏡浮山，天光下采，人稱遊冶，家盡樓台，乃自然不營之圃。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張司馬。二十年來，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博寶潼關，人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觀周家東序，目神倦訖，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內千古之盛矣。<sup>⑨</sup>

王思任紹興人，為萬曆二十四年進士，彼時紹興園林未盛，二十年後，則園林相望，所見證者為萬曆年間之變化，而祁彪佳《越中園亭記》則見證崇禎時期之盛況，是書作於崇禎八至十一年，卷一考述古園亭，卷二至卷六歷記城內與四郊園亭凡一百七十六所，另有十五處未及親遊者，可見紹興園林一時之盛，而書中所記為祁氏親族所有者十餘處，<sup>⑩</sup>亦能徵知家族之園林癖好。

在社會風氣、家族好尚的氛圍裡，祁彪佳壯年歸來，告別世務紛冗的政治場域，將丈夫心力投注在寓山園林的開拓上，展開了一段人與山水的遇合經歷。彪佳生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英慧早發，崇禎年間授御史，出按蘇松諸府，文治武功俱有可觀，八年以事忤當權者，引疾南歸，至十五年冬國勢危急，曾短暫復出。清兵入越，以書幣相招，遂自沈於水，享年四十四歲<sup>⑪</sup>。鄉居期間，卜築寓山，通過具體

⑧ 紹興，春秋時為越國都，秦置山陰縣，漢屬會稽郡，南朝陳析為山陰、會稽兩縣。隋大業初併為會稽，唐析會稽復置山陰縣。宋以後屬紹興府、路，民國後廢府，併山陰會稽為紹興縣。

⑨ 蔣金德點校、王思任著《文飯小品》(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頁414。

⑩ 如詠離堂、曲水園、環翠軒、果園、質園、密園、寓園、柯園、永園等，分見《越中園亭記》卷之二、三、四、五。《越中園亭記》收錄於《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八，頁171-219。

⑪ 祁彪佳生平於其弟祁熊佳撰〈行實〉中載錄甚詳，該文收錄於《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十附錄，頁234-241。另可參見《明史》祁氏本傳(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275，列傳第163，頁7051-7054。《嘉慶山陰縣志·鄉賢二》(國家

空間的規劃建設，祁彪佳「開山我作主」，以自我主體「解會真宰」，知契寓山，開顯其美感情境；並通過書寫園記、詩文，詮釋寓山的景觀與意境，進而主導親友團體題詠唱和、輾轉參閱，共同參與寓山的詮釋活動。在持續不斷的相地、興工、改建、增修、遊園、書寫的活動，乃至最後沈水殉國，都透顯著祁氏生命強健的實踐力量。<sup>⑫</sup>

在書寫寓山的整體活動中，祁氏以自身的文字引領著眾多親朋賓友的吟詠，其中《寓山注》以一組園記的形式呈現，尤其饒具意味。首先它是園主自撰之文，有別於遊園者之園記，最能緊密結合勝景的命名，說明園林的整體規劃、景象結構，與迴映主人生命的園林意境。其次它乃分景作記，有別於一般園記之一園一記或數園一記者，猶如在遊園的動態序列中暫作駐足，使其在景象結構中的性質與關係得到專注的審視。其三諸記內容包括景象結構的梳理，園林意境的呈現，每每抒發主人的精神意態，有別於一般園記之以園林景觀為主，居遊之人的應接之情從而得以舒展於文字之間。其四它為主人有意結集成書，有附錄、有評點，自成完整的結構，有別於一般園記之零章散篇。它是晚明園主自撰園記最完整的典型。這樣的文字性質與寓山的園林性質緊密結合，進行著以文字「注」山水的詮釋活動。

祁彪佳為寓山諸景寫作園記，而總名之曰「注」，注之取意可包括二層：一者注記之意，猶言記錄；<sup>⑬</sup>二者注解、注疏之意。<sup>⑭</sup>祁氏為園景作記，所以不選題以「寓山記」，應受《水經注》啟發再推進一步，隱含山水經典化的觀念。其〈丙子

圖書館藏本)卷14,頁42上-43上。

- ⑫ 參見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本文初稿發表於中研院文哲所「空間、地域與文化」研討會，2000年11月。並將收入《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學與文化書寫》一書，預定2001年出版。
- ⑬ 如三國志蜀後主傳：「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害靡書。」注即記錄之意。
- ⑭ 如自漢以來，由於經文殘缺，賴學者注解，意義始得彰明，如《後漢書·楊倫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注取疏解之意。



夏予卜築寓山，何芝田投詩見贈，時芝田亦開果園，率爾奉答>詩云：

鴻濛闢川巖，缺陷猶未補。補之以人工，開山我作主。  
 林壑秉清淑，靜者乃能取。爾我抱奇癖，夙志在老圃。  
 搜剔窮幽危，刻削化朽腐。赤日汗如漿，盤旋而傴僂。  
 奈何致胼胝，樂此不爲苦。苔面洗新痕，石色濛太古。  
 亭開四面山，山山獻笑舞。委道接長松，小閣藏平塢。  
 亦可受煙霞，非但蔽風雨。⑤

明白揭示以自我主體去開顯林壑之美，彌補鴻濛缺陷，「林壑秉清淑」是天之道，「靜者乃能取」是人之道。寓山靜臥於大塊一隅，不知已有幾千萬年，迨及祁氏家族前來登臨開闢，寓山遂從不可知的寂寞中醒轉，在搜剔窮幽危，刻削化朽腐的接觸中，寓山有了新鮮的面貌、活潑的姿態，蘊藏著曲折層進的美感，等待著、召喚著被發現與欣賞。「補之以人工，開山我作主」，是一種責任的明確體認與承擔。唯其靜者主去體悟、印證，否則天之道只停留於自存狀態，現成地擺置於天壤間，無能自補缺陷；人自覺承擔下來，不是以人力向自然挑戰，反而是以人力去成全自然、實現自然。祁氏以自我為山水作注，建構寓山園林，再以文字書寫為此主體化之園林作注，「注」之稱名較諸「記」，更能彰明祁氏的這份體認與實踐。本文即試圖通過《寓山注》的文本解讀，分別從園記取數、命名取意、園林景象結構之導覽、園林主體意境之抒發等角度進行觀察，探訪祁氏藉由《寓山注》所可能賦與寓山園林的多重層次的意義，它也是晚明諸多園主詮釋自構園林的典型。

## 二、大衍之數—寓山諸景之建構與園記取數

祁氏隨其開園過程陸續撰寫《寓山注》，日記中有時留存起草的記錄，崇禎十

⑤ 《祁彪佳集》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20。

年《山居拙錄》閏四、五、六月記載最為密集，六月十六日「點定寓山諸記付梓」，七月十二日「較《寓山注》完」，八月十六日「金朋桂長公至，令之書寓山注，付刻」，此為首度結集，園記篇數約在三十之數，今日難以確知。<sup>①⑥</sup>崇禎十一年《自鑿錄》五、六月日記復言其作《寓山續注》，凡十餘段，至六月三十日：「得胡公占札，為予點定《寓山續注》。」<sup>①⑦</sup>續注有抄本，並未獨立刊行。同年九月十一日云：「金順高來，與之訂《寓山注》。」<sup>①⑧</sup>不復稱續注，應是前一年之初編與續注之合訂本。同時彪佳亦正積極彙編《寓山志》，後來遂將《寓山注》納入，成為其中一部分。今存全本《寓山志》，筆者所知，僅見於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本，凡分三冊，冊二即《寓山注》，冊一、冊三為經過參閱評選後之親友詩文。<sup>①⑨</sup>

國內見存《寓山注》版本有詳略之異，明崇禎間刊本前有陳國光戊寅春日所繪之〈寓山圖〉，文分上下二卷，凡五十篇，卷首序記開園之始末、痾癖、營構、歲月等，其後依次品題園中諸景，自〈水明廊〉以下，凡四十九處。四十九篇園記後，各附親友之五絕、五律數首，作者百二十七人，詩數總計二八二首。全書並有眉批、圈點。尊經閣文庫藏本冊二《寓山注》詩文與此同，唯陳圖置於冊一。略者如道光

- <sup>①⑥</sup> 日記中數見：「草寓園小記一、二段」、「草寓園記數段」，筆者推測即是《寓山注》諸篇園記。篇數約在三十餘，友人王業洵〈寓山評〉凡三十一景。見《山居拙錄》《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影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珍本，1991年），頁1080-1095。祁彪佳歷年日記總名為《祁忠敏公日記》，收錄於《祁彪佳文稿》，本文所引日記資料皆據此一版本，下文出現時將只標示當年日記名稱、日期及在此本之頁碼。
- <sup>①⑦</sup> 《自鑿錄》五月十五日：「以續注十三景托其向扣陵求詩。」十九日：「作寓山十六景詩，又以十六景繪為圖。」又友人殷時衡作十六景小詞，曾謙甫作十三景五律，應是隨著續注之撰寫而有之參差。見《自鑿錄》，頁1122-1127。據陳橋驛：《紹興地方文獻考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頁103，「寓山續注」條記載，此書未刊，原稿已佚。北京圖書館藏有明末抄本一，題作《寓山續注》，不分卷。
- <sup>①⑧</sup> 《自鑿錄》九月十一日，頁1133。
- <sup>①⑨</sup> 參見日學者荒井健〈明末紹興の庭——祁彪佳と寓園について〉《中華文人の生活》（東京：平凡社，1994年）頁444。

十五年山陰杜煦、杜春生昆弟編輯之《祁忠惠公遺集》卷七《寓山注》，不分卷，陳國光圖、諸友詩歌、眉批、圈點併皆刪去，只留存祁彪佳自撰之文<sup>②</sup>。

考察《祁忠敏公日記》歷年所載寓山園景興築紀錄，並參照陳國光崇禎十一年所繪圖，寓山經過命名之景點，除《寓山注》所記外，尚有瑟隣、咸暢閣、六角臺、梅花禪閣、小浮幢等未入園記，四十九並非寓山勝景之全數。茲依日記所載，先將寓山諸勝景工程施作時間繫屬於下：

	崇禎 8 年	9 年	10 年	11 年	12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1 水明廊			0215 竣工					
2 讀易居			0215 竣工					
3 呼虹幌				0513 竣工				
4 讓鷗池		1016 定址 1027 開工	0120 勝景漸出					
5 踏香堤		1016 定址 1127 開工	0523 鐫碑					
6 浮影臺			0126 前竣工					
7 聽止橋		1225 竣工						
8 沁月泉			0129 得泉					
9 溪山草閣			1009 興工 1230 竣工					
10 茶塢			0319 採製新茶					
11 冷雲石		0802 蒐得						
12 友石榭		0513 定址						

<sup>②</sup> 此二版本俱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本文討論《寓山注》，除另有說明者外，率以崇禎間刊本為依據，下文出現時所標示者為此本之卷數與頁碼。

	崇禎 8 年	9 年	10 年	11 年	12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13 太古亭	1130 定址		0601 移址重葺					
14 小斜川			0526 前竣工					
15 松徑		0428 竣工						
16 櫻桃林		0226 植櫻桃						
17 選勝亭				0504 興工				
18 虎角菴		0705 前竣工						
19 袖海			0915 施工中	0102 前竣工				
20 瓶隱				0426 興工 0704 前竣工				
21 孤峰玉女臺				0525 前竣工				
22 芙蓉渡				0426 興工				
23 迴波嶼				0214 興工 0529 前竣工				
24 妙賞亭				0426 興工 0807 前竣工				
25 小巒雉								
26 志歸齋	1130 定址							
27 天瓢	20 年前舊題							
28 笛亭			0318 前竣工					
29 酣漱廊			閏 0421 前竣工					

	崇禎 8 年	9 年	10 年	11 年	12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30 爛柯山房		0723 定址 0806 始建						
31 約室		0421 前竣工						
32 鐵芝峰			0529 興工 0613 竣工					
33 寓山草堂	1130 定址	0228 前竣工						
34 通霞臺			閏 0423 前竣工					
35 靜者軒		0705 前竣工						
36 遠閣		0605 定址 0715 前竣工						
37 柳陌			0128 植桃柳					
38 幽圃			0214 前開闢					
39 抱甕小憩				1104 前竣工				
40 豐莊			0221 前開闢					
41 梅坡				1226 前竣工				
42 海翁梁								
43 試鶯館								
44 歸雲寄					0314 定址			
45 即花舍								
46 宛轉環					0912 定址			

	崇禎 8 年	9 年	10 年	11 年	12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47 遠山堂								
48 四負堂			0221 定址 0405 竣工					
49 八求樓					0229 定址 0721 竣工			
(1)浴花臺		1217 始立						
(2)瑟嶙				0525 纍成				
(3)咸暢閣					0929 前竣工			
(4)泉石間					0902 興工			
(5)六角臺					0902 定址			
(6)竹深留客處						1124 定址		
(7)琅玕嶺						1214 編籬		
(8)古檣坪							0618 竣工	
(9)絳雪居								0428 前竣工
(10)小浮幢								0706 前竣工
(11)梅花禪閣								0916 前竣工

寓山勝景施作年表②

② 本表初編於去歲之秋，主要依據祁彪佳歷年日記及《寓山注》整理而得，資料極為繁瑣，不遑贅錄，讀者可依所繫年月日披尋日記部分。其中少數為日記未明載景名，乃參酌園記而推知者，如九年《林居適筆》八月二日：「是日得石二枚，玲瓏可觀，當下米顛之拜。」《寓山注·冷雲石》即寫笛亭之旁，一片石如駿馬馳阪，又一石如半月，「即未堪具袍笏作丈人拜，亦可呼之為小友矣」，因繫於是。後見日本學者荒

陳國光崇禎十一年所繪「寓山圖」，無四十九景中之 21 孤峰玉女臺、41 梅坡、46 宛轉環、47 遠山堂，多出蒼山碧影、繫珠庵。繫珠庵性質較特殊，為祁氏家族從事宗教活動之寺廟，即是駿佳、多佳所捨麥浪大師塔院者，不宜納入寓園，故總計寓山得名勝景凡六十一處。

《寓山注》之先後結集，既在崇禎十年、十一年，種種工程方興未艾，園記之寫作自然未籠括各景，然園記又不限於已完工者，案〈序記〉敘及開園過程：

園關於乙亥之仲冬，至丙子春孟。草堂告成，齋與軒亦已就緒，迨於中夏，經營復始，樹先之，閣繼之，迄山房而役以竣。自此則山之頂趾鏤刻殆遍。惟是泊丹登岸，一徑未通，意猶不慊也。於是疏鑿之工復始，於十一月自冬歷丁丑之春，凡一百餘日。曲池穿牖，飛沼拂几，綠映朱欄，丹流翠壑，乃可以稱園矣。而予農圃之興尙殷，於是終之以豐莊與鬪圃，蓋已在孟夏之十有三日矣。若八求樓、溪山草閣、抱甕小憩，則以其暇偶一爲之，不可以時日計，此開園之歲月也。<sup>②</sup>

將寓山的闢建依時間與性質分為四組工程：(1)崇禎八年冬至九年夏，建寓山草堂、志歸齋、靜者軒、友石樹、遠閣等，以居室建築為主。(2)九年冬至十年春，疏鑿出

井健〈明末紹興の庭——祁彪佳と寓園について〉一文製有「寓山四十九景造成年表」，亦是依據祁氏日記整理而成，見《中華文人の生活》（東京：平凡社，1994年），頁449。四十九景部分，經筆者仔細檢閱，二表略有差異處：荒井先生所製表中，3 呼虹幌、10 茶塢、11 冷雲石、16 櫻桃林、22 芙蓉渡、25 小巒雉、27 天瓢、37 柳陌、42 海翁梁、43 試鶯館、45 即花舍、47 遠山堂十二景未繫年，其中 25 小巒雉、42 海翁梁、43 試鶯館、45 即花舍、47 遠山堂五者筆者亦未能發現相關記載，其餘數景則於日記中各有可考，已分別繫屬。此外，21 孤峰玉女臺、34 通霞臺，荒井先生繫於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應改繫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與十年閏四月二十三日。另《自鑿錄》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是日園中書樓、山中小亭俱豎柱。」未有明確指稱，筆者推斷山中小亭應為選勝亭，因妙賞亭在水際，太古亭移建已成。而園中書樓可能指八求樓，然八求樓於次年二月定址、七月竣工，日記有明確記錄，不知書樓是否為書室之誤，若是，則為試鶯館。

② 《寓山注·序記》（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卷上，頁2下。

山徑道為主。(3)十年春夏之交，開闢農圃：豐莊與豳圃。(4)其他：如八求樓、溪山草閣、抱甕小憩等。「序記」作於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一日<sup>23</sup>，其時前三組工程已陸續完成，其他許多工程尚未興工，由上文所作年表可以清楚了解，如溪山草閣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sup>24</sup>，八求樓的建設更在兩年之後<sup>25</sup>，所以無法明列時間，而曰「以閒暇偶一為之，不可以時日計」。這些建設雖尚未完成，但在彪佳的規劃裡，它們已然成形。參見十一年日記《自鑿錄》正月十六日載：

陳長耀至寓山畫圖，蔣安然為之指畫，予以意中所欲構之景，如迴波嶼、妙賞亭、海翁梁、試鶯館、八求樓，令長耀補之圖中。<sup>26</sup>

意中所欲構之景，可以令長耀補之圖中，自然也可以讓自己先撰寫園記了。因而園記之有無，不以實際建構完成與否為斷，端視主人「解會」、「作主」的心識裡，諸景是否已栩栩佈列在寓山的空間。由此也就較能理解《寓山注》諸景涵蓋至十一、二年的建設，十三年以後晚出者則可能意所未及，故未納入。

至於八至十二年間完工之景，並未各撰園記，如浴花臺、瑟隣竣工於《寓山注》結集前，咸暢閣完工與宛轉環同時，卻未入列。主人何以不多撰幾篇園記而有所去取？去取之際如何斟酌？如《寓山注》之批點者即曾惋惜彪佳未記「瑟隣」：

草堂階下有石浪湧起，平鋪二丈有餘，其輪瀉跳蹙之勢，洶洶崩屋，大似孫知微倉皇入寺時。而主人品題不及，是注中一大闕文。<sup>27</sup>

<sup>23</sup> 《山居拙錄》五月二十一日記，頁1087。

<sup>24</sup> 《山居拙錄》十二月三十日：「草閣竣工。」頁1108。

<sup>25</sup> 《棄錄》三月十九日載「估八求樓木工之數」，頁1151。

<sup>26</sup> 《自鑿錄》正月十六日，頁1111。

<sup>27</sup> 此段評點見《寓山注》卷下，頁13上-下，未註明評點者。據平步青〈祁忠惠公寓山注跋〉言評跋批點出自張陶庵，亦即張岱。案十年日記《山居拙錄》七月初一日：「舟次得張宗子點定寓山志及作諸景詩，為之一快也。」日後《寓山注》及《寓山志》皆經擴編，諸多友人疊相參閱評點，《寓山注》四十九園記之批點，是否皆出陶庵之手，未敢必也。



彪佳經營瑟嶙極為用心，十年十二月九日「督匠石爨假山於瑟嶙，竟日方罷」，十九日「于瑟嶙之旁鑿一小池」，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瑟嶙花石為雨所傾，呼匠石豎之」，至五月二十五日「改築瑟嶙石山成」。此段時期，彪佳正在改訂《寓山續注》。十四年五月起復有砌池、整花石、栽芍藥、牡丹、杜鵑、綠萼梅等持續工程，至九月初五日「瑟嶙花棚初整，至是始告成，無遺憾矣」。<sup>⑳</sup>可見瑟嶙的修築整建，一直是主人留意的工事，也為友朋所欣賞，然終不列於《注》中，恐怕不是主人一時疏忽。筆者認為四十九景之取數應是「家世受易」的彪佳有意的安排，在既定的篇數下，其勢不得不有所取擇。

彪佳「家世受易」，《寓山注·讀易居》云：「主人一切厭離，惟日手周易一卷，滴露研硃，聊解動躁耳。予雖家世受易，不能解易理，然於盈虛消息之道，則若有微窺者。」<sup>㉑</sup>彪佳讀書龐雜，而獨標讀易之居，易理體用常變之道，自有深刻體會。故而結集四十九景之數，略有可說者。

《易繫辭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馬融認為包括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合共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指除去太極而言。<sup>㉒</sup>王弼進而發揮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sup>㉓</sup>劉勰《文心雕龍》即以此觀念部勒全書，〈序志〉一篇乃全書總序，「長懷序志，以馭群篇」，餘四十九篇為分論，討論文章樞紐、文體、創作、鑒賞等等問題。全書凡分五十篇，乃屬有意安排。故〈序志〉篇中自言：「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

⑳ 分見各年日記，頁 1106、1107、1110、1123、1248、1254、1259、1265，茲不一一贅引原文。

㉑ 《寓山注·讀易居》卷上，頁 6 上。

⑳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序志〉篇注引馬融說（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頁 922。

㉓ 韓康伯注〈繫辭上〉引王弼之語，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附錄（台北：華正書局，1992 年），頁 547-548。

十九篇而已。」<sup>②</sup>《寓山注》全書架構略同，寓山園林作為天地山水的縮影，就這一獨立空間而言，「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序記〉載開園總綱、性情根據、營造原則，四十九指分衍流用所建構之紛陳景象。

《寓山注》書前首置「序記」，娓娓敘說開園之始末、開園之痴癖、開園之營構、開園之歲月等，此為寓山所以開闢、諸景得以實現之前提，亦是「長懷序志，以馭群篇」。而後綴以一段小文：

至於園以外山川之麗，古稱萬壑千巖，園以內花木之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時之景，都堪泛月迎風；三徑之中，自可呼雲醉雪。此在韻人縱目，雲客宅心，予亦不暇縷述之矣。<sup>③</sup>

引出各篇園記的書寫性質，各記之景分散於寓山空間，個別觀之，自為一景象，聯合以觀，彼此又相互照應，共同呈現此一主體化空間之豐富面相。然而何者是寓山？就寓山之由原始山林轉換為祁氏園林而言，何者不正展示著寓山園林生成時空中的當下景象，但是，何者又能充分具足地體現此一園林主人的開園動機、痴癖性情、營構理念？在歲月遷流過程中，持續的新建與改建才能維持園林的生命，四十九景是豐富的，卻也是片斷的，是真實的，也是幻變的，是各自唯一的，卻也是可以被取代的，因而瑟隣、咸暢閣等之是否入記，原在可否之間。兼以當時瑟隣花石為雨所傾，正在改建之中，景象未定；咸暢閣、泉石間、六角樓等興築時間約與宛轉環、八求樓相先後，主人既以八求樓寫家族書癖傳統，借宛轉環抒發夢覺皆寓的感慨，四十九之數已足，餘者闕之可也。寓山景象作為主人心志在此一段歲月中的發用，而此發用實難以計數窮盡，是以園記寫至四十九，以「數之極」代表主人情志所藉以實現的園林景觀，它既是實指之數，同時也是虛指之數。四十九之取數，在有意無意之間，呼應著祁彪佳以園林經營體證生命的行動。

②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916。

③ 《寓山注·序記》卷上，頁4上。

### 三、夢覺皆寓—寓山總稱與諸景命名

命名的行為包括宣示主權與貞定性質雙重意義。明代築園風氣興盛，園林景觀各有特色，命名亦隨之而別出心裁。如潘允端「豫園」構以娛親，王獻臣「拙政園」自言拙者之為政也，王心一「歸園田居」、陳所蘊「日涉園」取陶淵明故事，鄭元助「影園」言園景之美，「地蓋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間」，王世貞「弇山園」取《山海經》所記弇州山為神仙棲息處，徐文長「青藤書屋」以宅內有文長手植木連藤，米萬鍾「勺園」取海淀一勺之意，李偉「清華園」以水石花木盛美著稱。園林的命名，即園林藝術作品的標題，或記事，或寫景，或言志，或抒情，藉以突出創作思想及主旨情趣，形成所謂的標題園。<sup>③</sup>

除園林總名外，精治園林中各地表形勢與人工建築，分別為之命名，並通過組織導引完成園林之景象結構，也成為晚明各家園林的共同法則。當時名園設景繁麗者，如秦耀「寄暢園」自定二十景，王獻臣「拙政園」為堂一、樓一、亭六、軒檻臺塢二十有三，總計三十有一，鄒迪光「愚公谷」總六十景，以結構精麗著稱。祁彪佳寓山勝景並不多讓，六十一景之數量，可以想見景象結構與命名之繁複，在四十九篇自撰園記中，主人一一為各景作注，最能結合勝景的命名，呈現園林的景象結構與主人心境。

祁彪佳「開山我作主」，伴隨著工程的進行，逐步展開命名的活動。堂、亭、齋、軒等新建築的規劃，水池、山石、路徑等新景觀的開發，彪佳一一賦予新名；唯對於整體園林，彪佳則仍其舊稱。崇禎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記載：

同季超兄、鄭九華至寓山，先過柯園訪止祥兄梅花屋式，遂定小軒三楹之址。

<sup>③</sup> 明代園林載見於園記、雜俎、方志者甚夥，除依主人逕稱「某氏園」外，多另有園名，形成所謂標題園。標題園之稱參見楊鴻勛〈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文物》，1982年11期，頁56。

歸以尺幅求王遂東、余武貞、金楚畹翰墨，堂曰寓山草堂，亭曰太古，齋曰詠歸，園不敢名而仍其舊曰寓山。<sup>35</sup>

寓山草堂、太古亭、詠歸齋<sup>36</sup>開始了寓山園景的命名，取意十分樸拙，隨著園林經營的日益繁複，景象結構的日益精密，命名也益加精巧別致。

四十九景中「天瓢」為其亡兄祈元孺二十年前所題名，主人以之紀念寓山早期開闢的歷史。餘四十八景皆為主人開山之後新得名者，其中少數來自親友題贈，如「呼虹幌」為倪鴻寶所命；「冷雲石」為周又新所取；「虎角菴」為其兄祈駿佳所題；「試鶯館」本欲名為「聽鶯」，接受友人建議而改稱。此外四十餘景之命名，皆主人自為。或者自鑄新詞，如踏香堤、浮影臺、芙蓉渡、迴波嶼、沁月泉乃即景摹寫，志歸齋、友石榭、靜者軒、約室、四負堂乃自寫情懷。或者運用典故，如「小斜川」取自陶淵明有〈遊斜川〉詩并序；<sup>37</sup>「瓶隱」用申徒有涯常攜一瓶，時躍身入其中，號曰瓶隱；<sup>38</sup>「小巒雉」借傳說中東海上有三神山，其一方丈別名巒雉；<sup>39</sup>「宛轉環」則採季女有環之異說，以其丹崖白水宛然在焉，握之可以夢遊，借以描狀寓園北廊；<sup>40</sup>此皆借古人既有舊名為所用。另如「水明廊」改老杜「殘夜水明樓」之句；

<sup>35</sup> 《歸南快錄》十一月三十日，頁 1035 下。

<sup>36</sup> 「詠歸齋」《寓山注》稱「志歸齋」，不知是日記抄錄有誤，或者後來改名。

<sup>37</sup> 《寓山注·小斜川》：「淵明春日之遊，摩詰輞川所築，將無是耶！」卷上，頁 24 下。案陶淵明有〈遊斜川〉詩并序，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台北：里仁書局，1985 年），卷 2，頁 44-45。

<sup>38</sup> 《寓山注·瓶隱》：「昔申徒有涯放曠雲泉……號為瓶隱。予聞而喜之，以名臥室。」卷上，頁 34 下。《後漢書·費長房傳》：「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本，1981 年），卷 82，列傳第 72 下，頁 2743。

<sup>39</sup> 《寓山注·小巒雉》：「東海中央得方丈山，一名巒雉。」卷下，頁 1 上。案《拾遺記》：「方丈之山，一名巒雉。」《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 42，古今逸史 1》，卷 10，頁 3 上。

<sup>40</sup> 《寓山注·宛轉環》：「昔季女有宛轉環，丹崖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游其間，即有名山大川之勝，珍木奇禽、瓊樓瑤室，心有所思，隨念輒見。一名曰華胥環。異哉！人安得斯環而日握之哉！請以予園之北廊彷彿焉。」卷下，頁 37 下-38

④「溪山草閣」因夢中吟老杜「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覺情境相近而得；④讓鷗池暗用《列子·黃帝》篇中機心有無之辨；④八求樓用鄭樵求書之道有八之說，一轉而成藏書樓名；④則為局部改寫故實而來。主人平素親熟典籍，鄉居期間，讀書不輟，閱讀興趣極為廣泛，日記載存之閱讀書目，上起先秦詩經、楚辭，下迄王陽明語錄、朱子晚年定論，綜括經史子集各範疇，且及於冷僻之小說雜俎。日記中曾記載其為後出諸景命名時，曾刻意從小說雜俎中尋找靈感。④無論自鑄新詞或運用典故，大抵皆能結合園林景象結構與自我情志，引領遊園之審美意趣，使其命名既能免俗，又不流於過度文飾纖巧。

張岱兄弟與祁氏兄弟同有詩文與園林癖好，兩家時相過從，在彪佳構築寓山園林與編撰寓山詩文時，張岱曾修書特別稱許寓山四十九景命名佳妙：

造園亭之難，難於結構，更難於命名。蓋命名俗則不佳，文又不妙。名園諸

上。

- ④ 《寓山注·水明廊》：「因憶杜老殘夜水明句，以廊代樓，未識少陵首肯否。」卷上，頁4下。案杜甫夔州詩〈月〉：「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台北：華正書局，1990年)，卷15，頁741。
- ④ 《寓山注·溪山草閣》：「予嘗於夢中，吟杜老「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句…豈此地生面將開，杜老夢中告我乎！」卷上，頁17上下。案詩句出自杜甫夔州詩〈暮春〉，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同上，卷17，頁856。
- ④ 《寓山注·讓鷗池》：「主人故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鷗，但恐鷗亦見猜，避而不受耳。」卷上，頁9下。案《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張湛注《列子》(台北：廣文書局影印鐵華館宋定本，1971年)，卷2，頁25。
- ④ 《寓山注·八求樓》：「昔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即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卷下，頁45下-46上。案鄭樵《通志·校讎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有〈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卷71，頁13下-16上。
- ④ 諸景命名之意大多可由園記中訪尋，此處僅作簡單歸類。《自鑿錄》正月十七日：「予攜瑯環錄、酉陽雜俎諸書，擇園中未定諸名。」頁1111下。二十四日：「閱瀑園志、十洲志諸書，定寓山續製諸勝名。」頁1112下，應是指小櫓雉、宛轉環等晚出之景。

景，自剡川之外，無與並美，即蕭伯玉春浮之十四景，亦未見超異，而王季重先生之絕句，又只平平，故知勝地名詠，不能聚於一處也。西湖湖心亭四字匾、隔句對聯，填楹盈棟，張鍾山欲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果有解人，真不能消受此俗子一字也。寓山諸勝，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處，無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難。<sup>④⑥</sup>

主人既愛好語言文字的運用，也嫻熟於此，何以不為總體園林別立「標題」呢？何以園「不敢名」而景「敢名」？筆者以為所謂「園不敢名而仍其舊」，指的是命名所蘊含的宣示主權的意義，可由三端加以理解：

一者，整體寓山園林的闢建歷史，可上推二十年前，祁駿佳、多佳以米糧交易而得，且躬荷畚鍤、剔石栽松，為之手足胼胝，尚屬童稚的彪佳曾參與遊戲其間，彪佳既「于二十年前情事，若有感觸焉者」，因而卜居寓山，對兄長所奠立的基礎，有著十分珍重的感情。所以彪佳構築寓山，雖然主體意志極為強烈鮮明，籠罩個別景區，但就整體寓山而言，舊名所蘊涵的歷史情感，卻是無從取代的。

再者，寓山乃屬《園冶》所稱之山林地<sup>④⑦</sup>，得景隨形，因地制宜，是理想的築園勝地。此類園林倚藉天然地理形勢，攻補互投，奇正並用，在具體藉由人力興建與維護的施作中，園林的有限性很容易浮現出來，與原始山林既相依附，又相對照。對此，彪佳深有體會：「自有天地，便有茲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嶁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後，列閣層軒長峙乎巖壑哉。」<sup>④⑧</sup>暗用羊祜登峴首山的感慨：「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人身有限而山川無涯，寓山亦然，焉能為任何個人所擁有，所以沿用舊稱，以示對大自

④⑥ 明張岱〈與祁世培〉《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民國45年5月），頁90。

④⑦ 計成《園冶》卷一〈相地〉指出「相地合宜，構園得體」，分園地為六種型態：一、山林地，二、城市地，三、村莊地，四、郊野地，五、傍宅地，六、江湖地。（台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4月）。

④⑧ 《寓山注·讀易居》，卷上，頁6。

然的敬重。

三者，就園林發展史觀之，以景為單位經營園林佈局者，首見於王維。王維隱居藍田西南二十里的輞川山谷，當地崗巒起伏、縱谷交錯，溪泉水脈充沛，天然植被豐富，王維順應地勢之宜，築輞川別業，以亭、塢、館、陌等建築處理，點綴於山光水色之間，開創了以景為單位經營園林佈局的新手法。<sup>④</sup>園中景點各有專稱，如南垞、北垞、孟城坳、欒家瀨、華子崗、文杏館、辛夷塢、木蘭柴、茱萸泚、斤竹嶺、宮槐陌等，呈現出豐富的地理形貌和植栽分佈狀況，但別業總名則沿用輞川山谷舊稱。主人收拾自身之意念作為，走入山水，習靜清齋，栽花養鹿，看雲聽鳥，有時以詩文圖畫抒寫居遊其間的心境，成為文士園居的典範。彪佳命名寓山園林的方式與王維若合符節，友人亦每以王維相比論。<sup>⑤</sup>而參酌其園記、日記，彪佳於投入開園之深情痴癖中，亦時存自我抑裁之念，如果說，四十九景的豐富多元的命名，呼應他開園之深情痴癖；那麼寓山總名的「不敢名而仍其舊」，則是呼應他自我抑裁之念了。

「園不敢名而仍其舊」，祁彪佳不敢以命名向寓山宣示主權，但是「仍其舊」，並非消極的接受，《寓山注》除了景象結構與居遊心境的說明外，行文中時亦叩發「寓」之意涵，對「寓山」進行意義的詮釋。

此一舊稱昔日因何得名已無可考，今日在祁氏所建構的主體性空間裡，寓山迴映著祁氏的心情，顯發了新意。案「寓」字在傳統典籍上的用法，主要取寄居、寄託之意，《墨子·非儒下》：「何為舍其家室而託寓也？」<sup>⑥</sup>是具體家室空間的寄寓，陶淵明〈歸去來〉：「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

④ 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63。

⑤ 如張岱〈與祁世培〉書中稱「名園諸景，自輞川之外，無與並美」，唯許寓山四十九景命名佳妙。《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民國45年5月)，頁90。又如《山居拙錄》三月初五日：「(陶)石梁戲以王右丞之輞川為予解王金如所責過，予曰：此正不能解，惟右丞乃可有輞川耳。」頁1077。

⑥ 《墨子閒詁》(台北：驚聲文物供應公司，1970年)，卷九，頁46。

⑫是形軀生命的寄寓；《莊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⑬是語言象徵意涵的寄寓。它們交互聯繫潛伏在「寓山」文字背後，等待著新主人的召喚和認取。〈水明廊〉：「園以藏山。」⑭隱然呼應具體空間的寄寓之意。〈讓鷗池〉：「寓之為山，善能藏高於卑、取遠若近，而園足以貯之，池又足以涵之。」⑮前兩句言寓山之能寓，後兩句言寓山之寓於園與池，從而引出涵藏內斂的人格化傾向，由具體空間的寓藏指向抽象概念。〈歸雲寄〉：「予園有佳石名冷雲，恐其無心出岫，負主人煙霞之趣，故於寄焉歸之，然究之歸亦是寄耳。」⑯此段文字之「寄」分用二意，「故於寄焉歸之」之寄為建築物，指上下可通遊履之樓廊，「然究之歸亦是寄耳」則是主人故意取寄寓之意加以發揮。「歸雲」之名不用於其他建築，刻意用以命斯寄，使「寄」與「歸」之動向構成了矛盾的張力：歸指向永恆的安頓，寄則只是暫時性的託寓。恐冷雲無心出岫，故歸之於寄，卻形成了弔詭的「歸亦是寄」的結局，將永恆寄託在暫時上，永恆雖未被取消，卻也無從實現。這番議論揭露的同時是彪佳自身「歸」與「寓」的惶惑，引疾南歸，卜居寓山，主人煙霞之志「於寓焉歸之，然究之歸亦是寓耳」，彪佳並非真正致仕歸隱，出處之際的斟酌感懷，隱然也在寓之稱名裡泛漾。

寓之賦意到〈宛轉環〉園記得到更明顯深刻的闡發：

昔季女有宛轉環，丹崖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游其間，即有名山大川之勝，珍木奇禽、瓊樓瑤室，心有所思，隨念輒見。一名曰華胥環。異哉！人安得斯環而日握之哉！請以予園之北廊彷彿焉。……雖謂斯環日在吾握可也。夫夢誠幻矣！然何者是真？吾山之寓，寓於覺亦寓於夢。能解夢覺

⑫ 《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臧版，1974年)，卷45，頁648。

⑬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寓言第二十七〉(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947。

⑭ 《寓山注·水明廊》，卷上，頁4下。

⑮ 《寓山注·讓鷗池》，卷上，頁9上。

⑯ 《寓山注·歸雲寄》，卷下，頁34上。



皆寓，安知夢非覺、覺非夢也！環可也，不必環可也。<sup>⑤</sup>

宛轉環之山水可供夢遊，彪佳用以譬擬北廊，取其環繞於園北，遊人憑藉以為導引，步移景換，得以縱覽寓山園林之勝，如此以虛寫實，以幻擬真，擴充了遊園的審美趣味。然而不止於此，彪佳對於「寓」作為暫時性寄寓的體認，此時亦結合進來，發展為「夢覺皆寓」的人生觀。首先，宛轉環之遊是夢，寓山之遊是真，這是第一層次的真幻對照。但是再深一層叩問，夢固然是虛幻的，人世的活動就是真實的嗎？《莊子·齊物論》提出夢與覺的吊詭，是傳統士人所熟悉的一段思辨，其言曰：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sup>⑥</sup>

方其夢也，不能自覺，固然是夢；知其夢也，亦不過是夢之中又占其夢焉之覺，是相對義的覺，仍處在人世遷化大夢的過程中。遊寓山園林與宛轉環之夢遊相較是覺，然而遊園感受恍惚如夢，主人與客俱在夢中，甚且主人之分辨夢覺亦夢也。所以說：「吾山之寓，寓於覺亦寓於夢。」寓由具體家室空間的寄寓寓山，推為形軀生命的寄寓於大化之流，然後巧妙一轉，以寓統攝夢覺，夢與覺皆只是一時性的依住而起的分別，所以說「夢覺皆寓」，打破相對概念的封閉性，則能解悟「安知夢非覺、覺非夢也！」的吊詭。是以寓山雖為舊名，在彪佳主體性籠罩下，呼應其生命意識而湧生新的意涵，這也是王思任所謂「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的實踐罷。

⑤

⑤ 《寓山注·宛轉環》，卷下，頁37下-38下。

⑥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論第二〉（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104。

⑦ 蔣金德點校、王思任著《文飯小品·名園詠序》（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頁414。

## 四、園林結構—景象要素與導引的描繪

### (一) 主人園林美感的開發

中國古典園林的建構，一方面以人為參與改變自然空間，一方面則又以景象空間描寫自然，作為大自然的概括典型。祁彪佳構築寓山亦是如此，在他的擊劃督率乃至參與施工下，寓山的山水土石不復原始面貌，然而卻也在同一過程中，寓山若為天開的園林藝術逐步成形。在〈序記〉中曾敘及自己建構寓山園林的心念由模糊逐漸分明的過程：

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聽之漠然，以為意不及此。及於徘徊數四，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無者。前役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慮窮思，形諸夢寐，便有別闢之境地，若為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sup>69</sup>

崇禎八年卜築寓山之初<sup>69</sup>，原先的心態可能只是由廟堂走向山林方向的順勢開展，相較於權勢運作的暗鬱沈冷，山明水秀、風淡雲輕，撫慰遠歸遊子的身心，也喚醒潛伏已久的煙霞志趣。彪佳返鄉後，徜徉於會稽明山秀水間，進而於近郊小山結屋以居，是極為自然的了。彪佳後來的山水遊蹤，不同於王士性、徐宏祖般走向深水大山，而是訪尋山水中的園林景象，他的山水愛好仍然要在人間世裡實踐。

在「客」之指點下，彪佳逐步開拓了遊賞山水園林的見識與欣趣，並在自身的投入實踐中彌補遺憾。於〈序記〉中，彪佳未指明客者為誰，蓋不止得力於一人。

<sup>69</sup> 《寓山注·序記》卷上，頁1下-2上。

<sup>69</sup> 《歸南快錄》九月初六日：「邀季父及止祥兄登寓山，予有結廬之志，與季超指點其處。」頁1027。

考察其歷年日記，其園林美感意識的開啟，除兄長季超、止祥外，主要要歸功於數位朋友：王雲岫、鄭九華、陳長耀等人。如初有結廬之意，「止祥兄、文載弟自城歸，即偕之邀盧君伯安及鄭九華、陳自譽，放舟寓山，登其巔，畫卜築之規制。」<sup>62</sup> 其後，王雲岫為其相度構閣之所，分享建園經驗<sup>63</sup>；鄭九華為之作圖規畫、會計石工，積土壘石，葺亭栽花，是寓園總體規制的擊劃兼執行者<sup>64</sup>；稍後陳長耀加入規劃之列，為作園圖，經營梅坡等工程<sup>65</sup>。試看幾則小記：

與季超兄及趙應侯、鄭九華步溪頭，壘石為澗，有二巨石在土中，遣平頭出之，置澗中，溪流便有湍急之意，予輩樂之。<sup>66</sup>

午後家晏罷，與鄭九華、季超兄、翁艾弟出至寓山，山之南，竹木交蔭，稍刪之，便見遠峰迫人眉宇，甚以為快。<sup>67</sup>

此為崇禎八年九月、十月間事，彪佳隨著兄友走向山水，山水有其自然本貌，如日記中所載寓山之南竹木交蔭，溪頭澗水流水潺湲，然而鄭九華等人另有構想，寓山

<sup>62</sup> 《歸南快錄》十月二十一日，頁 1032。

<sup>63</sup> 《林居適筆》四月二十八日：「午後止祥兄偕趙水生來，王雲岫亦來，為予相度構閣之所。」頁 1051。九月十六日：「時雲岫有卜築之興，為予指亭樹處足為園林勝場。」頁 1061。雲岫園亭名「彤園」。

<sup>64</sup> 日記中有關鄭九華規畫施工之記錄甚多，隨手翻檢可得，如《歸南快錄》十二月初一日：「同鄭九華至寓山，積土于山之頂，而壘石其下，但石苦不甚佳，乃于密園移一峰可二丈許，覺秀出可觀。」頁 1035。《林居適筆》十月二十七日：「時方欲鑿池山下，先是與鄭九華嘗作圖規畫，至是始開工。」頁 1064。十一月初十日：「午後至寓山，率庄奴種，見搜石有奇峭者，心甚樂之。晚與鄭九華會計石工。」頁 1066。

<sup>65</sup> 陳長耀於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至寓山畫園月餘，迄三月一日寓山圖刻竣，此後即與鄭九華分工，積極參與各項工程。如《自鑿錄》五月初一日：「予至寓山，與陳長耀向柯山選石，至清水宕歸。」頁 1121。六月初五日：「與鄭九華出寓山，陳長耀壘嶼旁一小島，是日竣事，峰峭可觀。」頁 1124。十一月初四日：「時陳長耀連日在山經營梅坡將成，小憩前鑿一小池，予更移植花木。」頁 1137。

<sup>66</sup> 《歸南快錄》九月二十二日，頁 1029。

<sup>67</sup> 《歸南快錄》十一月十四日，頁 1033-4。

之南可眺遠峰，所以要稍刪竹木，使可遠觀；溪流過於平順，所以要移置巨石，使有姿態，這些改變不同於旅遊山水完全順承現況，而「予輩樂之」，「甚以為快」，彪佳便在日常親習中，逐漸累積起參與工事與審美的具體經驗。

崇禎八年至十二年間，彪佳與諸人密切交往商議、共任園事，並時相伴隨同遊越中園林，開發出欣賞園林、建構園林的興味與能力，完成了寓山園林的基本規模，亦即《寓山注》所詮釋的藍本。如序文所言：

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為堂者二，為亭者三，為廊者四，為臺與閣者二，為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菴類，而紆廣不一其形；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與夫為橋、為榭、為徑、為峰，參差點綴，委折波瀾。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治兵，奇正並用；如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靈；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構也。<sup>68</sup>

彪佳說明其構園組景的理念與實踐，比擬於醫術、兵法、繪畫與文藝，然而各領域的美學理念與技藝，雖在原則上有相通之處，並不能直接轉換為園林經營的手法，在虛實、散聚、險夷、攻補、奇正之間，如何斟酌互投、協調並用，彪佳投注了難以計數的財力與心力，「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促之於跬步。祈寒盛暑，體粟汗浹，不以為苦。雖遇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床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庀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囊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sup>69</sup>在財力、心力與時間的消耗中，同時展開一個園林美學素養的鍛煉過程。<sup>70</sup>如此癡著的過程不止兩年，園林的

<sup>68</sup> 《寓山注·序記》卷上頁2下-3上。

<sup>69</sup> 同上註，頁2上-下。

<sup>70</sup> 王鴻泰指出園林可說是相對於「世俗世界」之另一「美學世界」的表徵與具體化，

新建或改建工程繼續進行至彪佳殉節，除前述諸人外，尚有方無隅<sup>①</sup>、張軼凡<sup>②</sup>等人陸續參與，彪佳在諸人幫助下，持續開顯寓山的園林特質，同時也持續鍛煉並實踐其園林美學。

## (二)自然與人工—景象要素的相互滲透

寓山園林以寓山為形勢中心，本傾向山景園，後來陸續開鑿讓鷗池、南池等水工程，形成山水園。《寓山注·序記》云：「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這些景象要素包括自然景物與人工建制，山峰、水石與花木皆屬自然景物，室廬等建築物與路徑、橋樑等建築處理屬人工建制，自然景物與人工建制又彼此呼應結合。它們作為園林的基本單位，園林的空間性即由諸景象要素所決定，一方面通過並存關係表現出景象的豐富，一方面由景象本身所具有的上下、左右、前後的廣延性，通過導引而組織成景象結構；其時間性表現為景象要素的四季晨昏不同形態的交替關係，以及景象導引程序的先後久暫的持續性。<sup>③</sup>《寓山注》四十九篇園記舉出了寓園的四十九個景象要素，也勾勒了景象要素間的

---

它的空間形式的建構過程就是美學意涵的具體化過程。並以祁彪佳為例，指出其開園過程並不只是金錢的投資或時間的耗費而已，也是一個美學素養的鍛煉過程，園林的營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他在文藝方面的美學理念轉化為空間形式的表現。同註 3，頁 67-70。

- ① 方無隅之參與工程，約在崇禎十三年以後，《壬午日曆》八月初十日：「方無隅看折小樓，移置梅坡之東。」頁 1299。十一月十三日：「舟中作書謝越中親友，每日可二十餘封。于王雲岫、方無隅，訂囑寓園尤惓惓焉。」頁 1308。
- ② 張軼凡為南垣之子，崇禎十六年始訪寓山，參與數項建設，如《癸未日曆》十月二十三日：「午後出寓山，見張軼凡壘石梅坡，大得畫家筆意。」頁 1354。《乙酉日曆》二月十六日：「與王雲岫卜度讀書堂，張軼凡壘太湖石於瓶隱之南，而北則多種竹，東南雜植草花數十本，遂為園中之勝。」頁 1428-9。
- ③ 中國古典園林景象結構的理論分析，參見楊鴻勳《江南園林論--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研究》(台北：南天出版社，1994)，頁 23-257。〈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文物》，1982 年 11 期。頁 49-55。本文有關寓山景象結構的分析，包括景象要素與景象導引兩部分，嘗試據其理論架構解析《寓山注》之相關文字，由文學形式想像其空間形式。

組織、分割關聯，鋪陳出兼攝時空向度的寓山景象結構。

地表形勢的整理塑造，撐開了寓山園林的空間架構，計成《園冶·相地》認為山林地的園林與天然地形結合最為緊密：「園地惟山林最勝，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懸，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入奧疏源，就低鑿水，土開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雜樹參天，樓閣礙雲霞而出沒，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參差。」<sup>⑭</sup>

寓園園地正是屬於所稱「山林地」，以寓山作為園林規畫的據點，所以說「園以藏山」。<sup>⑮</sup>二十年前祁駿佳、彥佳的剔石栽松，<sup>⑯</sup>一則締結了彪佳與寓山「若有夙緣」的感情，再則先儲備了「松漸高、石亦漸古」的園林素材，二十年後便在此基礎上，進行搜剔山石、疏理池沼等工事，並配合形勢起伏，相度地宜以規劃各種人工建築。依《注》所述，四十九景之景象要素可分類如下：

自然要素： 山石之搜剔：冷雲石、小巒雉、鐵芝峰、天瓢、袖海、迴波嶼

水泉之疏理：讓鷗池、南池、沁月泉

植物之栽植：茶、櫻桃林、松、芙蓉、柳、桃、梅、農作物

人工要素： 建築物： 太古亭、笛亭、選勝亭、妙賞亭(以上為亭)、水明廊、酣漱廊、歸雲寄、宛轉環(以上為廊)、讀易居、呼虹幌、溪山草閣、友石榭、虎角菴、瓶隱、志歸齋、爛柯山房、約室、寓山草堂、靜者軒、遠閣、抱甕小憩、試鶯館、即花舍、遠山堂、四負堂、八求樓

建築處理：踏香堤、浮影臺、聽止橋、小斜川、松徑、芙蓉渡、通霞臺、孤峰玉女臺、柳陌、梅坡、海翁梁、

農圃： 豳圃、豐莊

<sup>⑭</sup> 計成：《園冶》(台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4月)，頁41。

<sup>⑮</sup> 《寓山注·水明廊》，卷上，頁4下。

<sup>⑯</sup> 《寓山注·序記》，卷上，頁1上。

乍看之下，建築物的比例甚高，似乎是寓山園林的主要景觀，其實不然，基本上園依自然地勢修築，如〈序記〉所言：「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以寓山、讓鷗池、南池、花木等自然要素為主，各種建築佈置於山水之間，數目雖多，然體量精小，並不喧賓奪主。<sup>①⑦</sup>

自然要素與人工要素之區分乃材料性質而言，在實際的築園過程與居遊經驗，所謂自然與人工其實相互滲透結合，難以二分。地表形勢的塑造，動植物的配置處理，每多運用建築巧思以發揮自然美感。冷雲、鐵芝峰、天瓢等佳異山石，由人工搜剔堆壘而得。茶塢以土膚不盈尺，是以極宜種茶，闢為茶塢。梅坡乃刻意「積土為坡、引流為渠、結茅為宇，蘋蓼蕭蕭，儼是江村沙浦」，而後於坡上種西溪古梅百許。櫻桃林「織竹為垣，蔓以薔薇數種。籬外多植櫻桃、蠟珠、麥英，不一其品。每至繁英霰集，朱實星懸，如隔簾美人，絳唇半露。」讓鷗池、南池更是人工開掘疏鑿所成，以水之靈動空明補救山石的重拙，所以說「寓園佳處首稱石，不盡于石也。自貯之以水，頑者始靈。」<sup>①⑧</sup>

建築物與路徑、橋樑等建築處理提供園居實用需求以及各景觀之遊覽通行，仍要與山水等自然要素緊密結合。所以當荷花盛開，從呼虹峴「望踏香堤，如長虹吸海，帶萬縷赤霞，與波明滅」，堤與池與花相互融合襯托。讓鷗池西，「崩巒捍石，望之恆有落勢。及水而稍稍逶迤，可闢小徑，乃為修竹踞有之。予除去數十竿，半崖半水，是可以閣矣」，因而藉其地勢建溪山草閣。

①⑦ 在城市的宅第園林裡，出於生活起居的需要，建築在景物構成上佔有較大比重，常居於主導地位，構成中心景點；但在山水勝地之園林建築，則多居從屬地位，依就自然之勢，體量小巧，造型別緻，功能簡明，講究適得其所，為遊人創造最佳觀賞條件。參見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3年），頁69-74。

①⑧ 參見《寓山注》〈冷雲石〉卷上頁20、〈鐵芝峰〉卷下頁11、〈天瓢〉卷下頁4、〈茶塢〉卷上頁18、〈梅坡〉卷下頁27、〈櫻桃林〉卷上頁28、〈讀易居〉卷上頁6。

遠山堂取其北面曠覽，可以遠望，「見渺渺數山，浮宕於秋淨天空之外」。通霞臺利用寓山山巖施作眺臺，借以收取柯山勝景，柯山絕壁除有懸崖飛流之美，更有石佛、紺宇之盛，亦是結合自然景象與人為建制之典範。選勝亭北接松徑，南通巒雉，東以達虎角庵，亭本身十分樸素，而地位置極佳，「登亭徊望，每見霞峰隱日，平野盪雲，解意禽魚，暢情林木，亭不自為勝，而合諸景以為勝，不必勝之盡在於亭，乃以見亭之所以為勝也乎。」亭臺與四野自然景象相互滲透，既將內部空間向自然界伸展，也將外部自然物納入室內空間的視域，正符合「園林巧於因借、精在體宜」的原則。<sup>79</sup>

### (三) 途徑與掩映——景象結構的導引組織

景象要素為具體的物質，景象導引則為抽象的概念，導引決定諸景象空間的關係，組織景面的更替變化，規定諸景展示的程序、顯現的方位、隱顯的久暫以及觀賞距離，剪輯諸景成為景象結構。景象必須通過導引才能使其要素成為有意味的空間，而成功的景象自身必也包含著導引，就景象要素作為觀賞形態的組織化而言，是途徑的作用；而同時相應地考慮觀賞點、觀賞程序的安排及其形態化，則是掩映的作用。寓山四十九景各自獨立地看，都可作為遊者觀賞的客體，同時也可容納遊者於其間，起著導引的作用，《寓山注》各圖記極留意景象間的聯繫途徑與空間構圖，既在文字中加以載明，更藉由篇章的安排次第隱隱表現諸景象的導引關係。茲先依其親疏，將四十九景聯結為幾個景區：

甲、1 水明廊——2 讀易居——3 呼虹幌——4 讓鷗池——5 踏香堤——6 浮影臺——7 聽止橋——8 沁月泉

<sup>79</sup> 參見《寓山注》〈呼虹幌〉卷上頁 8、〈溪山草閣〉卷上頁 17、〈遠山堂〉卷下頁 40、〈通霞臺〉卷下頁 14、〈選勝亭〉卷上頁 29。



- 乙、10 茶塢——11 冷雲石——12 友石榭——13 太古亭——14 小斜川——15 松徑——16 櫻桃林——17 選勝亭——18 虎角菴
- 丙、9 溪山草閣——19 袖海——20 瓶隱——21 孤峰玉女臺——22 芙蓉渡——23 迴波嶼——24 妙賞亭
- 丁、25 小巒雉——26 志歸齋——27 天瓢——28 笛亭——29 酣漱廊——30 爛柯山房——31 約室——32 鐵芝峰——33 寓山草堂——34 通霞臺——35 靜者軒——36 遠閣
- 戊、37 柳陌——38 豳圃——39 抱甕小憩——40 豐莊——41 梅坡
- 己、42 海翁梁——43 試鶯館——44 歸雲寄——45 即花舍——46 宛轉環——47 遠山堂——48 四負堂——49 八求樓

其中乙、丁二組景象在山，甲、丙、己三組近水湄，戊組為平野農田。甲組的遊覽途徑由水明廊引導入園，那時寓山園林未設大門，主客由紹興城來，乃藉舟行入山，至此捨舟，循廊而西，則有讀易居可停留以作靜觀，也可出呼虹幌望踏香堤如一線長虹，再沿堤登「上下於煙波雪浪之間」的浮影臺，上石足岢嶇之聽止橋，自然也可以在任意一處駐足，細細體會讓鷗池的景色與意境，或者尋石而下，品味沁月泉「新出石肺，性帶煙霞」的水性。其中讀易居是最主要的停點，可以安排園居生活，並作定點觀賞，餘如水明廊、呼虹幌、踏香堤、聽止橋則作為遊覽交通的園路，組織連續觀賞。

通過或動或靜的遊覽途徑，諸景象構圖的掩映布局，產生了序列；而通過諸景象的疏密錯落、高低遠近的布局，也才體現出途徑的意義。如遊人捨舟入山，原以為水之事盡，迨循水明廊折而向西，則見讓鷗池掩映在林木之間，「曲沼澄泓，繞出青林之下。主與客似從琉璃國來，鬚眉若浣，衣袖皆濕。」這是以渲染筆法寫水明廊的景象構圖；及至停留於讀易居，所見景象關係又有不同：「居臨曲沼之東偏，與四負堂相左右，俯仰清流，意深魚鳥。及於匝岸燃燈，倒影相媚，絲竹之響，捲

雪迴波，覺此景恍來天上。」出讀易居，「廊盡而見幌，一水環迴，飛清激素。每至菡萏乍吐，望踏香堤，如長虹吸海，帶萬縷赤霞，與波明滅」，這是勾勒呼虹幌所見的景象構圖，以踏香堤為主景，讓鷗池中的水波荷花作為襯托的遠景；而來至踏香堤上，所見又復不同，觀賞點由遠拉近，聯袂踏歌的士女活動與草色花氣共同鋪寫堤上景象：「兩池交映，橫互如線，夾道新槐，負日俯仰。春來士女，聯袂踏歌，屐痕輕印青苔，香汗微醺花氣。」再由堤上前望，則於煙波掩映間出現浮影臺，「迴然有臺，蓋在水中央也。翠碧澄鮮，空明可溯。每至金蟾蹙浪，丹嶂迴清，此臺乍無乍有，上下於煙波雪浪之間。環視千柄芙蓉，又似蓮座莊嚴，為眾香湧出。」就每一個別的景象構圖而言，它分割自寓山繁複的景象組群，固定著相關要素的位置和關係；遊人遊覽寓山，則順隨動態序列，不斷重疊其先後觀賞到的景象畫面，而從中興發美感情趣。<sup>80</sup>

乙組分佈於山坡，其中茶塢較偏一隅，不以景象取勝；其餘諸景的動態途徑，以松徑為主要園路；友石樹位居寓山山腰適中處，可供留連；由此循松徑可抵樸拙的太古亭，此處有別徑可達水邊的小斜川；若依原路，再往前些，則達山徑交會的選勝亭，折而向東則有供佛靜修的虎角菴。乙組諸景以山徑歧出，且多停駐點，可逗留作不同角度的觀覽，故其園記描繪的景象序列的關係不同於甲組，甲組順著由水明廊、而讀易居、而呼虹幌、而踏香堤的行進路線，其景象畫面的重疊是遠近深淺的不斷疊合，而乙組則較傾向於以單一主景呈現，而後再作並置式的聯合。如〈冷雲石〉以寓山多石作背景，再突出冷雲二石的形象，冷雲與其他景象的布局呼應未多著墨。要到〈友石樹〉，藉由「主人於此，都無托契，所可箕踞相對者，惟冷雲小友，不因人熱，堪作歲寒交耳」，兩塊異石於是得與「自升降巖阿，以此地為適中處。丹楹接阜，飛棟陵山」的圖像並置，而與友石樹構成新的掩映關係。又如

<sup>80</sup> 以上引據〈水明廊〉至〈沁月泉〉諸篇園記立論，見《寓山注》卷上，頁4上-17上。

太古亭「斫松葺茅，不加瑇瑁」、小斜川「峯嶸怒出，有若渴驥奔泉，俊鶻決雲」、櫻桃林「繁英霰集，朱實星懸」，各篇園記分別寫其亭制古拙、石趾稜起、花果繽紛之形態與周圍景象關係，而後總結於選勝亭：「亭不自為勝，而合諸景以為勝，不必勝之盡在於亭，乃以見亭之所以為勝也乎。」遊人至此，則順隨其遊覽序列，將諸景之分割構圖一一收拾，組合成選勝亭之全方位景觀。<sup>⑧</sup>

丙組位讓鷗池之西偏，有三個主要停駐點：於竹林中闢建溪山草閣，半崖半水，十分幽隱；北邊有石穴容數十人，可避暑氣，名袖海；南有瓶隱臥室，隱映於花木幽深中。二條相交的園路：曲廊連通草閣與瓶隱，曲廊之半，別出小徑向東抵池畔芙蓉渡，再由此往東上孤峰玉女臺，臺畔有曲橋，通向池中迴波嶼，嶼上置妙賞亭以供遠望。由渡而臺而橋而嶼而亭的動態序列，使各景象的掩映構圖一重一重疊合，猶如甲組的序列推進。先是芙蓉渡口一片秋水，數朵冷香，背後有隱隱遠峰；而後「繇渡而東，一峰峙青，萬衣簇碧，丹樓翠水，儼若明妝」，即是孤峰玉女臺；臺後渡過曲橋，「煙波深處，有蟹結焉。一似峰隨潮湧，岸接天迴。客乍見者，驚謂海上三神山，乃為魚龍移至此耶。……當腹罇趾折，水穿入其下，石踞之若浮焉，環迴相抱，曳帶煙雲。謝康樂孤嶼媚中川，便是此中粉本矣！」即迴波嶼；而妙賞亭建於其上，故納入「夫置嶼於池，置亭於嶼，如大海一漚然，而眾妙都焉」的大圖畫中，而後再開出由水中亭上回望寓山的景觀：「此亭不暱於山，故能盡有山。幾疊樓臺，嵌入蒼崖翠壁，時有雲氣往來縹緲，掖層霄而上」。<sup>⑨</sup>

丁組環抱寓山，包括寓山峰石鐵芝峰、天瓢和許多重要的建築物。小巒雉堆石而成，為此區入口，由此仰觀，全區構圖縹緲在目。志歸齋為開園的最早建制，既是可嘯歌棲息的停點，也是導引向主建築群的樞紐，左右貫以長廊：右為蒼山碧影，可達寓山草堂；左為酣漱廊，可登笛亭與靜者軒。而寓山草堂與靜者軒復相連綴，

⑧ 以上引據〈茶塢〉至〈虎角菴〉諸篇園記立論，見《寓山注》卷上，頁18上-32上。

⑨ 以上引據〈溪山草閣〉、〈袖海〉至〈妙賞亭〉諸篇園記立論，見《寓山注》卷上，頁17上下、頁33下-45上。

並與爛柯山房、約室、遠閣、通霞臺結合為一大組建築群，成為由園外遠望寓園最顯著的標誌。而因位居山峰，居高臨下可以望遠，成為諸景象遊居形態的共同原則。鐵芝為寓山之巔，「登眺覽，覺雲氣霞光，都生足底。東揖秦望，西招越崢，可在伯仲間」。通霞臺開向右鄰柯山，柯山早經開闢，勝景甲於越中，今盡以供此臺之眺聽。而建築最高點遠閣更標舉「閣以遠名，非第因目力之所極也。蓋吾閣可以盡越中諸山水，而合諸山水不足以盡吾閣，則吾之閣始尊而踞於園之上。」閣下有約室「登是室也，橫目之所見，為流為峙，無不畢羅於吾前」，爛柯山房更在約室之下，視野仍極開闊，「倚檻四望，凡客至，輒於數里外見之，遣童子出探，良久，一舟猶在中流也。時或高臥，就枕上看日出雲生，吞吐萬狀。」上下於遠閣、約室、爛柯山房之間，所見景象逐一重疊類似甲組形式，唯高低遠近的層次疊合有異。寓山為園林建構的主要據地，此區望遠的視野，提供開闊的景象構圖，其中往往也觸動主觀情懷，園記中於此多所發揮，下文再論。<sup>83</sup>

戊組為寓山下之平田，環繞於園林外圍。圃圃在南，種植雜糧果木，圃中有抱甕小憩以憩庄奴；豐莊在北，為主要農耕生產之地，亦有數楹以棲耕作者。此區作為主人治生處，提供經濟來源；也作為主人辭歸鄉里「學稼學圃，予將以是老矣！」的具體宣示。梅坡介於庄圃與園林之間，所以著意經營野趣，梅坡「積土為坡，引流為渠，結茅為宇，蘋蓼蕭蕭，儼是江村沙浦。蘆人漁子，望景爭途。」柳陌為通路，「堤旁間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繽紛，微颺偶過，紅雨滿遊人衣裾，…數株垂柳，綠影依依，許漁父停橈碧陰，聽黃鸝弄舌」，富鄉野情味。<sup>84</sup>

己組諸景較為晚出，在讀易居之北，沿讓鷗池畔構築，以海翁梁為通路，可達試鶯館，再循歸雲奇，途經即花舍、四負堂，可登藏書之八求樓，最後樓廊盡處，接續以北廊宛轉環，指向寓山坡地櫻桃林。試鶯館等居室皆面向讓鷗池取景，或者

<sup>83</sup> 以上引據〈小巒雉〉至〈遠閣〉諸篇園記立論，見《寓山注》卷下，頁1上-19上。

<sup>84</sup> 以上引據〈柳陌〉至〈梅坡〉諸篇園記立論，見《寓山注》卷下，頁20上-27上。

迂折曲迴，或者澄明如鏡。而歸雲寄與宛轉環二廊所包括的遠近襯托、隱顯更迭、虛實掩映的效果似乎更充滿遊園的情趣。<sup>85</sup>

各組景區並非封閉的關係，彼此之間有園路相通，又每相互借景，或臨池相對，或以亭虛攝，復又聯結為一整體。如甲、乙組間可由聽止橋銜接通往筠巢、友石樹的石徑；<sup>86</sup>乙、丁組間由選勝亭北接松徑，南通巒雉，東以達虎角庵；<sup>87</sup>丙組中之妙賞亭以在讓鷗池上，故能回望寓山，盡有山上乙、丁組諸景；<sup>88</sup>戊組則以柳陌溝通南北堤，而與甲、己組交會於園林入口；<sup>89</sup>己組與乙組既隔水相照，又循歸雲寄入宛轉環，銜接櫻桃林，漱香含影，不覺亭臺豁目，而「茲纔一舉步，趾已及遠閣之巔，是壺公之縮地也。」更帶出虛實相映，真幻相參的空間想像！<sup>90</sup>

《寓山注》中有關園林結構的描述，不論是站在造園者的角度介紹規劃之意，或是站在遊園者的角度抒發觀覽之情，藉由各篇園記的串聯呼應，仿如今日存見的古典園林一般，呈現了高度精密性的分割畫面與組織架構，在語言文字的世界裡，再現了一座曾經真實佈列在紹興城外的園林。而書寫活動中所蘊藏的主觀性和虛構性，又使《寓山注》引導讀者(遊園者)接受作者(園主)的導覽，順隨其導引的途徑與視角來認識寓山，並且包容尚未實現的景象。就接受的角度而言，《寓山注》較諸開放的寓山景物自身，更能彰顯作者(園主)營構的初衷。

- <sup>85</sup> 如〈歸雲寄〉：「對面松風滿壑，如臥驚濤亂瀑中，一派濃蔭，倒影入池，流向曲廊下，猶能作十丈寒碧。」以上引據〈海翁梁〉至〈八求樓〉諸篇園記立論，見《寓山注》卷下，頁29上-46下。
- <sup>86</sup> 《寓山注·聽止橋》：「自此猿猱相引，曲磴出於石隙，數折乃登筠巢，友石樹從入徑也。」卷上，頁13下-14上。
- <sup>87</sup> 《寓山注·選勝亭》：「此亭北接松徑，南通巒雉，東以達虎角庵。」卷上，頁29下。
- <sup>88</sup> 《寓山注·妙賞亭》：「寓山之勝，不能以寓山收，蓋緣身在山中也。子瞻於匡廬道之矣！此亭不暱於山，故能盡有山。」卷上，頁44下。
- <sup>89</sup> 《寓山注·柳陌》：「出寓園，繇南堤達幽園，其北堤則豐庄所從入也。介於兩堤之間，有若列屏者，得張靈墟書曰柳陌。」卷下，頁20上。
- <sup>90</sup> 《寓山注·宛轉環》：「歸雲一竇，短扉側入，亦猶盧生纔跳入枕中時也。自此步步在櫻桃林，漱香含影，不覺亭臺豁目，共託黑甜鄉乃有莊嚴法海矣！」卷下，頁38上。

## 五、園林意境—主人生命意識的投影

地表形勢的塑造、生物植栽的配置、各種建築經營以及導引途徑的安排、景象構圖的處理等等創作，建設了園林的規模，然而「景象只有被詩情畫意之類的情趣和自然的乃至生活的思想、哲理所掌握，同時與園居方式相融匯，方能真正實現完美的園林藝術價值。」<sup>⑩</sup>景象與園林居遊方式相融匯，也與思想情趣相結合，呈現深刻雋永的意境，才是園林藝術的完成。「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等造園原理可以為各家園林相通用，然而主人傾注於園林中的主觀心境情趣，則為各家園林所獨有，亦是園林得以超越形器層次的精意所在。

前文論述《寓山注》記錄景象結構的規劃，為祁彪佳園林美學的書面投映，在諸多景象構圖的分割與組織之間，正是其審美意識的貫徹。此外，諸篇園記更屢屢在具體空間景象中緊密融匯著園主的家族情感、人格特質、閒居趣味與人生思索，它們已然或即將體現在真實的園林經驗中，並借由文字的書寫得到較大程度的彰明。

### (一) 園林建制映照家族情感

卜築寓山，原即結合著親密的家族情感，二位兄長在二十年前奠立基礎，後來亦從旁協助其建園工作，同時也扮演相互惕厲心性的道友。彪佳除在〈序記〉中追述此段開園因緣外，園記中亦多處表現對家族情感的珍惜。

天瓢石在鐵芝峰旁，在早期開發過程，曾被作為蓄水池，具有實用價值，到彪佳手上，則承載了家族情感的記憶，作為審美對象：

<sup>⑩</sup> 楊鴻勳〈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文物》，1982年11期。頁54。

鐵芝峰旁，一石隆起如覆盂。季超、止祥兩兄開山時，瀦爲池以蓄水，亡兄元孺顧而樂之，取蘇長公「馬上傾倒天瓢翻」之句，題之曰天瓢，作詩以紀其勝。予不忍沒舊名，復志之如此。⑳

就發現的先後而言，天瓢算是寓山景物中的元老，三位兄長與天瓢的接觸經驗，是天瓢所以成為寓山一景的意義所在，尤其祁麟佳取東坡詩句為之命名，並作七言古詩詠嘆造化之巧與開山之事，詩云：

繫昔神工自爐□，偃虯噴岫賦形似，天匠斲翠走風雷，川融山結妙行止。寓山周環僅數武，嬰巒稚嶺臥雲几，半榻蒼煙昏古木，怪石如蹲隱巖髓。幽桂叢中一壑泫，仰天燭髮靜且泚。李筌當日遺空瓢，取水沈波重難徙。陵谷桑田幾劫灰，焉知是山非出水。山從水換負此瓢，造化由來巧如此。阿季好山入奇僻，日日操鋤剔苔紫。曲盤異徑穿虛明，彈壓峰巒湊膚理。歸雲濕處吹寒碧，玉乳凝丹留迅晷。何必覓水舉仙瓢，嵌阜泓泉洵奇美。人生得意難強求，丘壑能專事已矣。㉑

麟佳此詩雖與《寓山注》所附其他親友詩篇並置，然性質較為特殊，一則他採七言古詩形式，其他《寓山注》所收錄者率為五言律絕，此外更重要的差異在於：其他詩篇作於彪佳開山之後，而且大多與彪佳之書寫園記、詩詞，相互唱和、參閱，往往順承彪佳之書寫作進一步之闡發或對話；而麟佳此詩乃為季超二十年前初闢寓山所作，詠寫當年景象與人事，非為彪佳而作。弔詭的是，彪佳珍重亡兄遺墨，收入於《注》中，它彷彿也進入《寓山注》的書寫和閱讀情境。「陵谷桑田幾劫灰，焉知是山非出水。山從水換負此瓢，造化由來巧如此。」造化心手之「巧」與人生得意之「難」相對，詩中隱含滄桑變化、人事窮通的感慨，然而造化「巧」換山水，結果卻「負此瓢」，賴「難求得意」之人入山整治，以瓢蓄水，才得以成就「嵌阜

⑳ 《寓山注·天瓢》，卷下，頁4上。

㉑ 《寓山注·天瓢》附錄，卷下，頁4下-5上。

泓泉洵奇美」，所以要說「丘壑能專事已矣」。所說人與自然的關係，亦彷彿如彪佳開闢寓山之事。於是麟佳此詩與彪佳園記相結合，又巧妙地擁有了新的意義，它跨越時限，同時也解說今日彪佳與寓山的關係。

在選勝亭東偏之地，彪佳結構一庵以奉大士，季超題之以〈虎角庵〉，並力勸彪佳親習淨土，以為禪淨不二：「夫不悟本心，謂別有淨土可往，此心外有法也。悟心之士，而必卻西方於心外，亦惡在其為悟心也哉。故永明禪師云：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深有味其言之也！」彪佳鄉居期間親近佛法，季超影響甚大，寓山即常作為兄弟朋友參禪靜坐之所。祁氏兄弟間的相親相知、相互惕勉之情，藉由園記的載存昭明，流漾在寓山園林之中。

另八求樓為園中藏書處，取意鄭樵求書之道有八，一即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彪佳以之緬懷其父祁承業窮搜博採的藏書癖好，從而反省自己性雖喜書，亦繼承父親有藏書之癖，計得書三萬一千五百卷，然極苦健忘，不能發憤研習，善讀所聚書：

丁顛有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子孫。」以先子一生孜孜矻矻，青緗世繼，予不敢為他日之可勉也，庶以望之後人云耳。<sup>④</sup>

祁承澐的澹生堂藏書六千七百餘種、八萬五千六百餘卷，與會稽鈕氏的世學樓、寧波范氏的天一閣齊名，是晚明極重要的藏書家。祁承澐除為藏書編纂成《澹生堂書目》，且制定《澹生堂藏書約》，分《讀書訓》、《聚書訓》、《購書訓》、《鑒書訓》等，對圖書的採訪、分編、典藏和閱讀作周詳的闡述，為中國最早的藏書理論。彪佳雖自謙不能讀書，而「庶以望之後人」，其實也即是繼承父志、傳習家學的心意。寓園中讀易居、志歸齋、溪山草閣、寓山草堂、試鶯館等皆以供讀書之用，闢築豐庄要規畫「堂之西有丙舍三，他日為兒子讀書處。讀書於此，兼欲令其知農家苦」<sup>⑤</sup>，

<sup>④</sup> 《寓山注·八求樓》卷下，頁45下-46下。

<sup>⑤</sup> 《寓山注·豐庄》卷下，頁25下。



弘光元年新構建「幼文子讀書處」<sup>96</sup>，皆是寓山園林對讀書家學此一主題的反覆映照。

## (二) 漱石觀水體現主人情志

堆山疊石本來就是宋明以來流行的造園手法，在城市、村莊等平坦地面築園者，往往憑藉人工營造假山，以期「片山多致，寸石生情」，<sup>97</sup>寓園就自然山勢修築，山石之美首稱勝場，然而山石的意義又不止於締造園林美景。

笛亭附近有二片異石，其一名冷雲，另一未命名：

笛亭之旁，一片石如駿馬馳版，忽然而止，脚勒未收，猶有怒色。上又一石，如半月欲墮不墮，周又新以冷雲字之，即未堪具袍笏作丈人拜，亦可呼之爲小友矣。<sup>98</sup>

二者不徒以形似取勝，「脚勒未收，猶有怒色」、「如半月欲墮不墮」的特殊姿態，靜凝中蘊涵飽滿的動能，最得彪佳賞識。周又新「冷雲」之名，兼取雲之飄逸形象與自在質性，亦深得其心，遂承之而有「友石樹」、「歸雲寄」的相繼命名，四十九景中，與此石相關之名居其三，亦可見主人偏愛之情。「主人於此，都無托契，所可箕踞相對者，惟冷雲小友，不因人熱，堪作歲寒交耳。」<sup>99</sup>「予園有佳石名冷雲，恐其無心出岫，負主人煙霞之趣。故於寄焉歸之。然究之歸亦是寄耳。」<sup>100</sup>前者藉「冷」發揮，抒寫不合流俗的孤態；後者由「雲」立思，流露出處進退的感慨。然而人情之冷熱、出處之斟酌，原何關乎玲瓏之石，不過是主人藉山石發露其處世感懷罷了。主人既心與物遊，以其主體情思籠覆園林，冷雲之石、友石之樹、歸雲之

<sup>96</sup> 二月十二日定址、二十三日上樑、四月六日完工、二十二日黃道周題匾。

<sup>97</sup> 計成：《園冶》（台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4月），頁43。

<sup>98</sup> 《寓山注·冷雲石》，卷上，頁20上。

<sup>99</sup> 《寓山注·友石樹》，卷上，頁21下-22上。

<sup>100</sup> 《寓山注·歸雲寄》，卷下，頁33下-34上。

寄，遂在空間布列中進行無言的對話，揭露了主人部分隱微的心事。

酣漱廊連貫志歸齋與笛亭，以其在山，沿廊景觀是：

仄嶂雲崩，奇峰霞舉。至於寸巒尺石，靡不硜确哈呀，有鳧沒鸞翔之勢。盡取以供礪齒物，予之於漱也太酣矣。然予性不能飲一焦葉，而偏于是焉酣之，雖使洗耳輩嫌其多事，似猶勝竹林嵇、阮流也。<sup>⑩</sup>

山石嶙峋，不止作為審美客體，還要取作主人心性的象徵。枕石漱流，固然富饒林泉風致，而漱石枕流，何嘗不也彰明一種孤介遠舉的人格形態。<sup>⑪</sup>主人不善飲酒，卻「酣」於漱石，有意強調自己退離政治場域、倦於人世周旋的取向，是以循廊遊觀，寸巒尺石上同時躍動著主人孤介遠舉的性格。《寓山注》載園中山石每強調其鋒稜骨立的形勢，如此處「靡不硜确哈呀，有鳧沒鸞翔之勢」〈芙蓉渡〉：「俯檻臨流，見奇石兀起。」<sup>⑫</sup>〈小斜川〉：「當鑿池時，畚鍤纔興，石趾已稜然欲起，及深入丈許，岸嶒怒出，有若渴驥奔泉，俊鶻決雲者。」<sup>⑬</sup>〈聽止橋〉：「登浮影臺，巨石面立，褰裳者恐投足無所。」<sup>⑭</sup>至如〈迴波嶼〉：「當腹罇趾拆，水穿入其下，石踞之若浮焉，……其或怒而，水嚙石如追蠡，石不欲北，則出其雄桀者與敵，訇訇鏗答，如三萬浴鐵馬上作鼓吹聲。」<sup>⑮</sup>寫水石相爭之狀，彷彿戰場上兩軍較勝，在雄健的聲勢中透顯美感。彪佳曾按蘇松諸府，平治民亂，輕裘緩帶，風雨渡江，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士人，彼所以選擇寓山作為園林據點，所以在書寫中特別強調寓山山石之岸嶒怒出，硜确哈呀，正隱然與其雄傑的生命力相呼應，而此生命力今俱

⑩ 《寓山注·酣漱廊》，卷下，頁7下-8上。

⑪ 案此用孫楚之事。「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楊勇：《世說新語校箋·排調第二十五》（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頁588。

⑫ 《寓山注·芙蓉渡》，卷上，頁40上。

⑬ 《寓山注·小斜川》，卷上，頁24下。

⑭ 《寓山注·聽止橋》，卷上，頁14上。

⑮ 《寓山注·迴波嶼》，卷上，頁42上。

流瀉向寓山園林。

然則彪佳的生命既相應於山石，何必還要大費周章開掘池沼？〈讀易居〉云：「寓園佳處首稱石，不盡于石也。自貯之以水，頑者始靈。」彪佳返鄉開園，是前此二十年生命歷程的折轉，但他並未反激出獨醒獨清的孤憤，而在山水園林中蘊釀從容迴旋的心境。寓山開掘池沼，就鄭九華、陳長耀的規劃而言，水石相生，使園林景象結構更加豐富多變；就彪佳而言，以水之靈動救濟石之執拗，更是其煙霞志趣逐步開顯的合理發展：逐漸解消人世社會的緊張對立，追尋物我合一的忘機境界。「讓鷗」的奇想正反映出主人面對水景的深層心境：

風動清波，縠文細展，影接巒岫，若三山之倒水下；及於夕藹斜暉，迷離蘆蓼，金波注射，織玉騰驚，四顧泱泱，恍與天光一色。主人於此，亦云樂矣！終不若輕鷗容與，得以飽挹波光，任是雪練澄泓，雲濤飛漱，在鷗不作兩觀，翻覺濠濮之想，猶有機心未淨。主人故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鷗，但恐鷗亦見猜，避而不受耳。⑩

風動縠文中欣賞映波山影，或是夕藹斜暉中看水天一色，皆能感受園居樂趣，這是第一層；見輕鷗容與，亦覺其有飽挹波光之樂，這是第二層；但是主人進一步省察，前者固然是來自主客對待的美感欣趣，後者與鷗之自樂其樂相較，人知其樂，仍是有知之知，猶有機心未淨，所以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真能領略山水的鷗鳥。

### （三）登高眺遠縱覽時空幻變

「鐵芝峰」小阜在寓山之巔，頂有一石形狀如芝，故以鐵芝命名。園記並不特別強調石之形狀，主要著墨於峰之位置形勢：

從園外望，渺焉一丘，以為是始皇驅石時，如拳不得逐隊行，而遺落於此者

⑩ 《寓山注·讓鷗池》，卷上，頁9下。

也。及登峰眺覽，覺雲氣霞光，都生足底。東揖秦望，西招越崢，可在伯仲間，或因遊之者心目曠遠，山亦若躋之而高耶？<sup>⑩</sup>

此為寓山園林的最高點，寓為小山，地理形勢並不特別高峻，置於越中重巒疊嶂間，並不引人注目，故主人以始皇逐石遺落於此自解，暗喻自己遠離君王、不用於世的處境。然無用之用亦彌足珍貴，「登峰眺覽，覺雲氣霞光，都生足底。東揖秦望，西招越崢，可在伯仲間。」因不與其他山脈相聯，四野低平，獨自兀立，遂有一種相對性的聳峙氣象，予人超乎真實高度的感受。主人將之與自身的心靈境界結合而言，「心目曠遠」，故能不以山水為囚，有趣之處在於山與我反而相互成全對方的高與曠：我藉山峰登高眺覽，打開遼闊的視野；山峰因我的心目曠遠，似亦若躋升其高度。

這種登高眺覽，心目俱張的感受，在〈遠閣〉中有極酣暢的發揮：

閣以遠名，非第因目力之所極也。蓋吾閣可以盡越中諸山水，而合諸山水不足以盡吾閣，則吾之閣始尊而踞於園之上。閣宜雪、宜月、宜雨，銀海瀾迴，玉峯高並，澄暉弄景，俄看濯魄冰壺，微雨欲來，共詫空濛山色，此吾閣之勝概也。然而態以遠生，意以遠韻，飛流夾巘，遠則媚景爭奇，霞蔚雲蒸，遠則孤標秀出，萬家煙火，以遠故盡入樓臺，千疊溪山，以遠故都歸簾幕。若夫村煙乍起，漁火遙明，蓼汀唱欸乃之歌，柳浪聽睨睨之語，此遠中之所孕含也。縱觀瀛嶠，碧落蒼茫，極目胥江，洪潮激射。乾坤直同一指，日月有似雙丸。此遠中之所變幻也。覽古蹟依然，禹碑鵠峙；嘆霸圖已矣，越殿烏啼；飛蓋西園，空愴斜陽衰草；迴觴蘭渚，尚存脩竹茂林。此又遠中之所吞吐，而一以魂消、一以懷壯者也。蓋至此而江山風物，始備大觀，覺一壑

<sup>⑩</sup> 《寓山注·鐵芝峰》，卷下，頁11下-12上。

一丘，皆成小致矣！<sup>109</sup>

第一部分「吾閣之勝概」，指在雪、月、雨不同的天候條件下，登臨遠閣，目力所極，各有其動人景色，在空間眺望裡隱然包含時間的向度。第二部分「遠中之所孕含」，指登臨遠閣眺覽，可以有總括性的弘觀景象，而借助想像的幫助，也可以包含微觀的細部景象，甚且不只目力所見，推擴到真實時空情境，漁歌鳥語等各種感官所能感知之內容，亦為情理中所孕含。第三部分「遠中之所變幻」則以想像打開「目力之所極」的空間限定，錢塘大潮、東海仙山，氣象何等雄壯，乾坤一指、日月雙丸，天地何其恢宏，四方六合今俱為一閣所收納。而主人神思猶如駿馬注坡，愈奔愈奇，第四部分「遠中之所吞吐」乃更籠括歷史的向度，由越中歷朝遺蹟禹碑、越殿、西園、蘭亭等，興發思古之幽慨，功業霸圖之成敗得失，宴會雅集之聚散起落，時間的形式緊密的壓縮在當前的空間形式上，等待後人觸動空間形式的開關，一條幽深的時間旅途於焉開展。這般以上下數千年歷史結合恢宏的空間想像，將遠閣的包覆力推拓到無有邊界的極限，可謂園林景象意義的極致發揮，「至此而江山風物，始備大觀」。而當主人賦予遠閣這重意義，遠閣遂遠遠超越尋常山水景象，「一壑一丘，皆成小致」，因此說吾閣可以盡越中諸山水，而合諸山水不足以盡吾閣，高踞寓山之巔的遠閣，隱然作為寓山諸景的精神領袖。

張岱〈跋寓山注二則〉之一云

寓山作記、作解、作述、作涉、作贊、作銘者多矣，然皆人而不我、客而不主、出而不入、予而不受、忙而不閒。主人作注，不事鋪張，不事彫繪，意隨景到，筆借目傳，如數家物，如寫家書，如殷殷詔語家之兒女僮婢。閒中花鳥，意外煙雲，真有一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之妙。不及收藏、不能持贈者，皆從筆底勾出，如蘇子瞻鳳翔寺觀王摩詰壁上畫僧，殘燈耿耿，踽踽

<sup>109</sup> 《寓山注·遠閣》卷下，頁18上-19下。

欲動，非其筆墨之妙，特其見聞之真也。<sup>⑩</sup>

彪佳在特定空間裡實踐主體意識，使山水木石、亭台樓閣因其存在經驗的投射，生發人文與生命意義，在這些園景的四方佈列與動線呼應中，共同構成一個涵蘊祁彪佳主體價值的空間。然後又以文作「注」，詮釋了寓山的主體性，藉由命名與園記，主人的審美意識、人格特質與存在感受，映覆在寓山的空間景觀裡，寓山之山水不止是一片客觀的山水，而是為主人所內化了的的主體性空間。面對寓山園林景象，善於體認園林藝術美感者，可以是彪佳的園林知音，而能體認園林藝術美感中所蘊涵的人格特質與存在感受，更是主人期待的生命知音，主人自撰園記將有助於當代知音的追尋。而世代遙隔，山川幽邈，祁彪佳與寓山園林畢竟只存在於特定的時空裡，無能自外於終歸消殘的命運，《寓山注》等文本的留存，應也是主人了然於「自有天地，便有茲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嶁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後，列閣層軒長峙乎巖壑哉」，<sup>⑪</sup>嘗試以文字勾勒紙上園林，藉以尋求異代知音，寓山遂得以擁有當下可居可遊的具體屬性，以及不隨時空幻變的超越性意涵，召喚後世讀者以心靈的步履來相與遊。

<sup>⑩</sup> 《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民國45年5月)，頁146。

<sup>⑪</sup> 《寓山注·讀易居》卷上，頁6下。

附錄：陳國光繪〈寓山圖〉

此圖繪於崇禎十一年正月。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寓山注》首置此圖，唯上圖部分殘損，茲據荒井健〈明末紹興の庭——祁彪佳と寓園について〉所影尊經閣文庫藏本翻印。



